



歐美交惡與今後外交趨勢

馬星野

(英國通訊)

自從美國大總統羅斯福的七月三號致倫敦的世界經濟會議的電報發出以後，歐洲和美國中間的惡感，更深深的刻上一道創痕。儘管羅斯福怎樣以國內復興運動需要之急迫爲其藉口，歐洲乃至於世界的有知識之士，對於美國的外交手段，都不寒而慄，對於美國在朝人物之不誠懇，不守信，心中不然而然的有點厭惡。我們以純客觀的立場來說話，羅斯福先內政而後外交，重國內產業復興而忽視國際經濟狀況改善，或者也有他的理由存在。然而問題的焦點，在於他外交政策之前後不一致，他的二三其德，他的忽左忽右，使人捉摸不着。羅斯福的魄力與勇氣，任何人都不能不欽佩。羅斯福的矛盾和幼稚，旁觀者也不容忽

略。

92131
我所以提出這一點來，因爲最近美國外交政策，漸漸趨於「不智」之途。國務卿赫爾，與高采烈的到倫敦去，預備把世界各國的關稅壁壘，減低一些，結果，莫名其妙的來了一個摩萊教授（羅斯福的智多星，是頭腦托拉斯 Brain Trust 的老闆，是國務卿副部長，是哥命比亞大

學經濟學教授），悄悄的飛到倫敦，又悄悄的回到紐約，弄得赫爾氣得發抖。一個國務卿又兼美國代表團的首席代表，竟受一國元首如此之不信任，竟受着他屬員的監視，在人情和事理上，都是使人太難堪的。現在赫爾辭職的謠言極盛，摩萊教授和赫爾弄得互相見面了。然而部長和副部長的衝突還是小事，在國際上因前後政策之不一致而引起

的惡感，卻和美國國運，大有關係。

舉個小小的例子吧：自羅斯福通牒發出以後，一夕，倫敦會議主席英國首相麥唐納和各委員會主席，報告人，及副主席等聚集一小廳中談話，美國代表兼幣制委員會主席考克斯遲了幾分鐘纔到。考克斯入席之際，看見其餘代表都面有怒色，於是考克斯說：「各位，在這個嚴重時期，我們大家要直爽一點。如果因我在此而使各位不愉快，我請各位許我引退。」當時其餘各國代表要他停留一會，聽一點不大好聽的話。第一個說話的是一向和美國最親善的意國財政總長。他說：「只有幾個星期前，我應美國大總統之約，跑到華盛頓。美總統說過鞏固各國

幣制是本屆會議的最要任務。到了現在，他把一切都丟得乾乾淨淨！法國的財政總長，一向恨着羅斯福的半夜玩把戲，乘人不備而放棄金本位的技倆底，也撞着說：『對啦，我們政府派赫里歐到華盛頓去，

也同樣的是這回事！』於是一向不動氣的麥唐納也大聲叫道：『那個我同我所說的，還不是一樣！』說到這裏，會場空氣頓形緊張，考克斯忍氣而退。當晚七點鐘，考克斯的醫生勸他立刻入睡，他體溫升高了一度！

現在世界上沒有一個不知道倫敦會議之擱淺，是由於美國的『搗蛋』而在事實上也確是如此。美國代表在倫敦會議所給人的印象，已經是不大好，而羅斯福的一道催命符，更使人覺得凜然可畏。從報章雜誌上推測，歐洲之仇美空氣，已臻於甚盛，而美國本國之輿論，於羅斯福之應付，亦疑信交半，是非紛然。我們現在的問題便是，這些惡感的醞釀，其原因何在，其結果會怎樣呢？

歐洲人之恨美國人，決不是區區表面現象可以解釋的。儘管美國人和英國人，是『同文同種』，儘管美國一萬萬二千萬的人口，都是歐洲民族之子孫，儘管大西洋兩岸，經濟的，文化的關係如何密切，儘管無線電，海底電，報紙，雜誌，和電影及飛機，已經把歐美二大陸，連在一條線上，然而歐美兩大陸人民心理上之距離，比太平洋還要遠些。你看蕭伯納以蓋世文豪，當代數一數二的社會主義者，論理他的度最應該寬大些，而提到美國便覺頭痛。依他的語氣，世界一切罪惡，似乎都是美國人造出來的。前年牛津大學派了兩個學生，到美國來和美國各有名大學

作友誼的演講競賽。論理以牛津大學的赴美代表對於美國應具一點親善態度，然而他們演講的題目，卻是牛心牛性的『美國文化比蘇俄文化還要危險！』英美關係尚如此，美法關係更可想而知了。自去年十二月法國不付戰債，今年七月又是逃帳，美國人已指法國為其理想敵國，而法國方面，卻大罵美國人之無誠信。因為前內閣總理賴佛爾（Lafleur）前年來美和胡佛談過，對於戰債問題曾有默契。現在法國已忍痛放棄了德國的賠款，而美國卻問法國要錢。難道法國民族四年間之血戰，都替美國銀行家的腰包着想嗎？

智識階級本為國際親善之橋樑，而中間之感情尚且如此，則無知無識之民衆，和自私自利之銀行家，其相互之仇恨，更可想見。記者雖尚未親游歐陸，然在美數載，靜觀此國政治家之措施，與歐洲歸客之談論，以及此邦朝野對於歐洲之不懂自大，莫名其妙之心理，仔細分析，知歐美交惡，其根甚深，其蒂甚固。大約言之，有下面幾個原因：

這些原因，大半是大戰以後引起起來的。第一，是美國強持戰債之應付清。歐洲各國，自戰後已陷於自顧不遑之境，而美國人討債之聲，洋洋盈耳。關於戰債問題之是非曲直，非本文範圍之所能及。現在僅舉一例，證明因戰債而起之惡感。當民國十五年的六月，因美國之堅持還債，歐陸各國之貨幣價格大跌，法郎尤為危殆。英法各國，稱美國人為『薛朗叔』（Uncle Snylock 吝嗇，兇暴，要錢，及不顧他人死活之象徵。）一日（六月十九日），美國參戰軍總司令潘興大將於赴巴黎途中，見中

途有陣亡戰士紀念碑在，於是中途暫停，向紀念碑示敬禮。潘興爲美國參戰軍之唯一聞名之英雄，當民國六年美國兵入法境之際，法人稱潘興爲救主，狂呼歡迎，更有感激而涕零者。而這個時候，情形卻完全不同了。在潘興鞠躬致敬地數尺之外，有農婦一人，方屈膝浣衣，他看見了這位威嚴翟翟的美國大將，便停止浣衣，跑到潘興將軍後面，當潘興與一鞠躬身體，這法國女人也把手在裙上拍一下，鞠躬畢，此農婦發聲，肩膀口中囁囁作聲，鼻子噙的發鄙視之聲，詛咒了一會，然後回去浣衣。當時潘興將軍沒有看見，然潘興的隨員，卻是目擊其事的，這段故事是 Verberth 君說出來的。這也可以證明一般法國農民對於美國之感想了。

第二，是美國的關稅壁壘。美國在海外投資，達三百萬萬，即歐洲一隅，投資於歐洲大陸者凡四十三萬萬，投資於英國者六萬萬四千萬。而且每年美國對外貿易，老是出超於入，約略言之，大戰期內，四年之間，美國之出超達八十五萬萬，自戰後至今日，每年出超，亦約十萬萬。這大堆的出超，都化成美國政府及人民在海外之投資，而尤以在歐洲者爲最多，歐洲國家，爲求付清這大宗美國投資的利息及盈餘，唯一法門，只有增加其貨物之對美輸入，而美國卻關上門來，嚴格限制他國貨物之進口，民十一年及民十九年度的美國關稅稅率，其高度爲歷史上之所絕無。僅有。民十一年度美國之稅率，平均爲值百抽三十三 (33.3%)，民十九年度美國之稅率，則爲值百抽四十 (40%)，因爲稅率一高，在英國法蘭西價值百元的貨物，到美國要買百四十元，你想除不得已外，有什麼人會

來買英國貨和法國貨呢？英國貨和法國貨在美國既不能銷售，歐洲各國要付利息，只得用現金，現金流入美國，結果美國在國外之投資日多，美國的黃金高積，坐吸歐陸諸國之財源，而以金元勢力，征服世界。關稅壁壘一日不除，戰債永無清償之一日，而歐美惡感，將與時以俱增。

第三，是美國人在海外經商手段之毒辣。美國人是天生的經商家，大戰以後，更蓬勃滋長，不可一世，美國貨物，平心而論，往往造得非常精巧，價值既高，處處可得用者之歡心。如汽車，無線電收音機，打字機，記帳機等等，佈滿了世界，而美國之國外營業機關，其所用手段，非常急進，其登廣告，廉價，競賣之方法，往往很輕易的把他國的市場，佔爲己有。政府更幫着商人的忙，在海外大奪市場。去年英國和波蘭爲煤油讓子權而鬧成一團，美國的煤油商是逃不了從中作梗的嫌疑的。在南美諸國，在中國，美國和英國的競爭，是人目所共見的。在歐洲方面，英國商人，更與本地商人作戰。如福特公司，在英法都有分行，其分號並不用福特之名，而以福特之錢，經營冒充國貨之汽車公司。所謂借屍還魂。歐洲各資本家，往往非美國之善買者所能敵。

第四，是美國文化的膨脹，引起歐洲人的絕大反感。美國是一個新進國，對於歐洲傳統文化，早就一古腦兒丟開，而在機械主義與個人主義的基礎上，建樹其現日之文明。美國人之拜金主義，美國人之瘋狂樣的心理，都是歐洲比較守舊的分子所看不慣的。而這個拜金主義和瘋狂心理，居然跟着美國金元之力量，擠到歐洲去。電影便是此中最重要

92434

的媒介物了。因為美國的汽車，美國的電影，美國的節制生育工具，美國的刮鬍子刀片，美國的打字機，美國的冰淇淋，美國的無線電機，把歐洲人的生活方式，人生態度，道德及宗教，完全改變過來，一部分飽受歐洲傳統思想的人物，便示厭惡之意。美國文化是否有價值，是記者現在還不敢貿然下結論的問題，然而美國文化在歐洲所種下的厭惡心理，卻是很值得注意的，你看蕭伯納的說法：（四月間蕭氏在紐約之演講。）

「我接到一位上等美國友人的信，勸我不可以紐約與好萊塢之所見為評判美國之根據。我讀了這信，並不覺稀奇。當然啦，好萊塢是全世界最不道德的地方。然而你們對於這點，並不能了解。當我提到不道德三個字，你們美國人便會馬上想到女人的褲子裏面去的。請你們不要誤會，我所謂不道德，並非指此男女之間，為戲劇所不可以缺少的成份。只要能夠把男女之間好好的加入劇情裏面，不僅有藝術價值，而且有教育之價值。我之所以說好萊塢為世界墮落腐化之大本營者，因為好萊塢之所宗，乃是無政府主義。好萊塢所昭示於兒童眼前者，為一些無賴，好萊塢把這些無賴浪漫化。所謂英雄，便是一個不高興，便把他人的下巴，猛猛地揮了一拳的人。為什麼你們要使血氣未定的兒童，看了這些影片，而生兇暴，好鬪，無賴之心呢？為什麼你們歡迎這些無賴行為，這些不是接吻，便是打架，不是戀愛，便是打耳光的人物呢？在日常生活中，攔他人的下巴是犯法的。到什麼時候好萊塢纔有規規矩矩的片子，

讓劇中男主角行動斯文些，當要攔他人下巴之際，先招呼一位警察來講講是非呢？

對於這一點，差不多到美國的外國人，均有同感。美國人是比較無政府的（不是中國人那一種無政府）。高興談些流氓及下流婦女的戀愛及暗殺故事。一位流氓頭領，在美國人眼中是蓋世英雄。狂嫖濫賭的，殺人如麻的人，在美國人心中，卻視為超羣拔萃。所以我們在電影上所見，通俗雜誌中及小報上所讀到的，不是那一個女人偷漢子，便是那一個流氓偷鑽石。而這一個東西，潮水一樣湧到歐洲去，使歐洲無識人民，日受薰染，所謂道德法律宗教等等，因之動搖。這也是歐洲人討厭美國的一個大原因。

第五，是美國游客在歐洲各地種下的不良印象。美國人是出名的輕薄放浪民族，美國人最不講究禮節，有些地方，簡直像原始人類。據說大城市中上流社交場所，每當酒闌宴罷，（酒禁愈嚴，醉漢與醉婦愈多），男女雜坐，竟有不顧廉恥，而在更衣室中圍頃刻之歡樂者。這批浪蕩慣了的男女們，每年渡大西洋至歐洲去，花天酒地，無所不為。他們有的是金錢與閒暇，在巴黎，在蒙得卡羅（賭國），美國男女之狂歡窮樂，為頭腦較清醒者所不齒。在上流歐洲家庭中，一切禮節，更為美國人所不慣。即外交界中，美國人鬧笑話，層出不窮。如本屆倫敦會議中，美代表摩利生（Morrison）為一莫名其妙的大腹賈會場中到處貼有「請勿吸煙 Prière de ne pas fumer」的條子，而他卻每次開會，拿出一條

大黑雪茄煙，一口一口的噴着吸着。人家問他關於捷克外交總長倍尼斯 Benes 的事，他猷猷地問：「倍尼斯，誰是倍尼斯？」以美國之代表，連現代歐洲最有能力最有國際盛譽的人物尚不知曉，難怪歐洲人之看不上美國而鄙視美國人民了。

第六，為美國之不入國際聯盟與國際法庭。美國因為外交職權分配於行政及立法二部，故外交進行，極不一致，二三其德，自有美國史以來，數演不鮮。而不加入國際聯盟，更為歐洲各國認為美國之大罪。細閱美國自大戰以後之外交政策，我們可以發現其種種越於事理，不近人情的對付方法。如國際聯盟是美國大總統一手造成的結果，美國政府當哈定任期內，連國際之存在亦加以否認。大戰前後美國知識階級，競鼓吹組織一國際法庭。海牙會議所產生之海牙法庭，既為美國代表所草創，而戰後國聯組織系統中之世界永久法庭，其起草亦大半屬於美國前外交總長路德 (Root) 氏。自世界法庭成立，每屆均有美國法官選入，自摩爾 (J. B. Moore) 前國務部副部長，美國第一流國際法專家：許士 (C. E. Hughes) 前國務部部長，今最高法院首席裁判官以至凱洛格 (Kellogg) 前國務部部長，為巴黎公約之創議人，皆為該法庭之重要人物。而時至今日，美國尚不肯加入世界法庭，受國際裁判之拘束。其要求條件，為凡美國認為利害有關之問題，一概不許法庭應國聯之請求而發表顧問意見。凡此種種，都是給歐洲人難堪的打擊。

92 135

第七，為美國之嚴格的移民律。我們在東方的人，只知道美國移民

律是中國與日本仇視美國的原因，其實歐洲方面，也是如此。尤其是南歐諸國，如意大利及羅馬尼亞，受限制絕嚴。根據現行移民律（民十八年五月二十二日所公佈的）每年美國容納之外來移民，不能超過十五萬人，此十五萬名額，分配於歐洲各國，其比例一如民國九年美國全部人口種族分佈之比例。（中國人，日本人，印度人一概不准入境——除學生官吏外。）此項比例，對於北歐各國，如英國及北愛爾蘭，固然寬大，對南歐各國，非常不堪。當一九零一年到零十年期內，東南歐人民之移入英國者，佔全部移民之百分之七十，而民國十九年度，東南歐移民入美，僅佔百分之二十。東南歐以意大利為最重要國家，意大利人佈滿美國各城邑，因為移民律之限制，美意間之感情，自然難於融洽，而意大利移民，大率多貧苦之家。本年羅斯福總統之受某意大利無政府黨徒之狙擊，更使美國人民，痛恨外來移民。美國的國務部，於民二十年度，曾拒絕百分之六十八合格之請求移入美國之歐洲人以護照，此種強硬不容氣之辦法，雖然使移民問題，得一解決，民二十年度，僅有四萬八千人移入（法定為十五萬），然民族間之惡感，又多加一點酸味了。

第八，是美國海陸空軍之積極準備與擴充。雖然華盛頓會議，在形式上是美國間和平路上去的開始，其實華盛頓會議的目的，是美國正式向世界宣佈其海軍力應不亞於任何強國。最近海軍總長史璜生的積極造艦計畫，更足證明美國備戰之熱烈。在各項裁兵會議席上，美國的態度總是非常兀傲。她不願意參加任何形式的國際制裁，她不願意

92436

減少軍備預算案，她不願意對於航空設備有所縮小。在化學工業上，美國有極大的戰鬪潛勢力，她口口聲聲要減少陸軍人數，要取消最富侵略性之軍器，然而一談到大口徑的軍艦上用砲，她馬上不准他人置喙。法國人之痛恨美國人，在於美國代表之強持裁減法國的陸軍，而英國人之恨美國，因為她奪去了英國海上女王的榮銜。

最後，是美國對於拉丁美洲諸國之染指，使歐陸各邦，敢怒而不敢言。雖然門羅主義之在今日，比前羅斯福時代，已和平得許多，然而美國人之獨霸西半球之野心，始終沒有打消。在中南美洲，英國和美國之經濟利益，衝突得非常利害。巴拿馬運河已成美國人之御溝，客利賓海已成美國之御沼。當羅斯福（一九零一年至一九零八年）在朝時候，德意英法，凡與中南美各國有所紛爭，美國馬上出來干涉。不過自胡佛朝

以至今日，對於中南美之政策，已由政治與軍事的退到財政的與經濟的帝國主義。胡佛已准國際聯盟來調處南美洲 Chaco 和 Iquica 二處之戰爭；根據 Clark 對於門羅主義之解釋，則昔日之火氣狂飈，減低多多。此事說來話長，非本文所能及。

以上九端，大略可以解釋歐洲與美國交惡之心理之背景了。在這樣的不良關係下面，會發生什麼結果呢？羅斯福的極端的國家主義，是否會引起歐陸各國之聯合戰線呢？歐陸聯合對美之戰線成功，是否會緩和了日本與美國的磨刀霍霍呢？凡此種種，都值得注意世界政治者之研究。記者為學有暇，當另與國人討論之。

八月八日，寄自美桑里大學新聞學院。

蘇聯的療養院

基司洛伏特司克為富有歷史的療養地帶，在革命前僅為富裕者休閒之所，故其進展甚慢。革命後蘇聯政府乃積極加以整頓，至一九二九年能容病人為五三、〇〇〇人，較一九二二年增十倍，而至一九三二年復增為一〇一、〇〇〇人。現時基地有醫藥所六十五處，分屬社會保險局，公共衛生委員會以及工會等機關。求治病人中有百分之七十五屬工人，彼等大部分不給醫藥費。該地礦泉浴池，日浴場等外復有各種電氣治療設備。病人暇時得聆音樂，觀戲劇，聽演講。現更進行建築新病房十五所，衛生院若干所，不久即可落成云。